

第一章

泥砖小屋外面，沙尘暴正发出阵阵吼声，如同一头痛苦不堪却依旧拒绝死亡的巨兽。小屋里面，声音就小得多了。

屋里比外面更凉爽，更安静，也更幽暗。风沙怪兽的嚎叫声中，一个身披长袍的人正在阴影中工作。

一双被晒成古铜色的手从束带长袍的袖子里伸出来，握着神秘的工具。这双手的主人正蹲伏在地上。在他面前，放着一台模样怪异的圆盘形设备。许多导线从设备的一端伸出来，而在它平坦的表面上，雕刻着一些符号。那个人把导线与一根光滑的管状握柄连接在一起，让它们穿过一个结构精细的连接口，固定在另一件工具上。他向角落里的一个影子招招手，影子便向他移动过来。

模糊的小影子其实是个R2机器人，它小心翼翼地来到距离

人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低声问道：“Vrrrr-dit dweet？”

穿长袍的人招手示意小机器人再靠近一些。R2-D2 走过最后一段距离，视觉传感器闪动了两下，一双手向它的半圆形小脑袋伸了过来。

细沙乘着风势，从塔图因的沙丘上一直飞上半空。风仿佛同时从各个方向吹起来——在一些地方如台风般猛烈，在另一些地方则又盘旋不动——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任何意义。

大道在沙漠平原上蜿蜒，一会儿被土黄色的流沙覆盖，一会儿又被风吹得干干净净。灼热的空气让路面仿佛在扭曲晃动。这样的道路往往让人很容易迷失在广阔的沙漠中，但走在上面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到达赫特人贾巴的宫殿的道路。

贾巴是银河系中最坏的恶棍，走私、奴隶贸易和杀人都属于他的业务。他的爪牙散布在各个星球。他喜欢搜集各种暴行手段，然后再发明更多、更残暴的出来。他的宫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腐烂巢穴。据说，贾巴之所以选择塔图因作为他的容身之地，是因为只有这颗行星极度干燥的环境才有可能让他的灵魂不至于和他身边的所有东西一同烂掉。不过，这里炽热的阳光也足以把他多汁的肥大躯体晒成一摊脓水。

塔图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极少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轻易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充满邪恶的地方，在贾巴腐朽污秽的双眼前，就算是最勇敢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的精神在枯萎。

“Poot-wEEt beDOO gung ooble DEEp！” R2-D2 喊道。

“我当然很担心，” C-3PO 的声音中充满了忧虑，“你一定也很担心吧。可怜的兰多·卡瑞辛一直都没有从那个地方回来。你能想出他们对他干了什么吗？”

R2 胆怯地发出一阵哨声。

金色机器人僵硬地走过不断变化的沙丘，突然停下了脚步。贾巴巍峨的宫殿已经出现在它的面前，如同远方的一团黑影。R2 差点撞到 C-3PO 身上，它飞快地闪到了路边。

“别乱跑，R2。” C-3PO 又迈开步子，不过这一次，它的速度慢了许多。它一边走一边对跟在身边的小朋友唠叨：“为什么不能派丘巴卡来送信？天啊，每次有这种艰巨任务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找上我们。没有人会为机器人担心。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会容忍这一切。”

它一步一步地向前挪着，终于走过最后一段荒凉的道路，来到宫殿的大门前。这是一道巨大的铁门，C-3PO 甚至看不见它的顶部在哪里——钢铁和岩石的墙壁一直向上延伸，最终变成数座矗立在流沙山岳上的圆柱形高塔。

两个机器人胆怯地向这座恐怖的大门周围望了望，希望能找到一些生命的迹象或者欢迎它们的人——至少应该能发现某种机械信号，表明这里的人已经知道它们来了。但它们一无所获。C-3PO 下定决心（这一功能的程序已经是好久以前被编入它体内的了），在厚重的铁门上轻轻敲了三下，然后立刻转回身对 R2 说：

“看起来这里没有人。我们回去告诉卢克主人吧。”

大门上突然打开了一扇小窗户，一支细长的金属手臂探出来，手臂的末端是一颗硕大的电子眼球，直勾勾地看着两个机器人。紧接着，眼球说话了。

“Tee chuta hhat yudd ! ”

C-3PO 站直身体，尽管全身的电路都有一点颤抖，但它还是觉得很骄傲。它冲着眼睛指了指 R2，又指了指自己，“R2-D2 bo C-3PO sha ey toota odd mischka 赫特人 du 贾巴。”

眼睛迅速打量着这两个机器人，然后缩了回去，窗户“砰”的一声关闭了。

“Boo-dEEp gaNOOng,” R2 担心地悄声说道。

C-3PO 点点头，“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放我们进去的，R2，我们最好现在就走。”它转身就要离开，R2 却发出了代表不情愿的四音“哔哔”声。

就在这时，一阵恐怖而尖厉的金属摩擦声响起，巨大的铁门开始缓缓抬升。两个机器人难以置信地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向出现在它们面前的黑色巨洞望去。它们呆立在原地，既害怕走进进去，也不敢就此离开。

眼睛在黑影中向它们发出一阵奇怪的尖叫：“Nudd chaa ! ”

R2 发出一阵“哔哔”声，走进了黑色的洞窟。C-3PO 犹豫了一下，快步跑到它的矮个子同伴身边。“R2，等等我！”它们在洞中停下脚步，C-3PO 责备 R2 说，“你会迷路的。”

大门在它们身后关闭了，沉重的撞击声回荡在整个洞窟。两个被吓坏的机器人一动也不敢动，又过了一会儿，才迟疑不决地向前迈开步子。

三个高大的加莫人卫兵立刻出现在它们身边。这些加莫人是强壮又野蛮的猪形生物，他们对机器人的天生的憎恨是相当有名的。两个机器人在贾巴卫兵的押送下走过黑暗的走廊。一路上，猪脸壮汉们甚至没有向它们点一下头。当他们到达第一段出现了模糊灯光的走廊时，一名卫兵似乎哼哼出一个命令。R2 用紧张的“哔哔”声问 C-3PO 那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想知道的，”金色机器人忧心忡忡地回答，“我们把卢克主人的口信送到以后就赶快离开这里吧。”

还没等两个机器人多走一步，一个人影从昏暗的走廊岔路口来到它们面前——比布·福图纳——贾巴堕落宫廷的粗野总管。他是一个高大的人形生物，用一袭长袍遮住全身，一双眼睛只会去看他认为重要的东西。从他的脑后伸出了两根肥大的触手状附肢，它们在不同的时候会表现出缠握、感觉和认知的功能。他有时会将这两根附肢挂在肩头作为装饰，但如果需要确保身体平衡，他就会把这两根附肢垂直挂在背后，仿佛两条尾巴。

他在两个机器人的面前站定，露出一丝冰冷的微笑，“Die wanna wanga。”

C-3PO 一本正经地说道：“Die wanna wanaga。我们给你的主人赫特人贾巴带来了一个口信。”R2 发出一阵“哔哔”声。C-3PO

听过以后点点头，又说道：“还有一件礼物。”说完这句话，他思考了片刻，脸上显露出机器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困惑的表情，然后大声问 R2：“礼物？什么礼物？”

比布专横地摇了摇头，“Nee 贾巴 no badda。Me chaade su goodie。”然后，他向 R2 伸出一只手。

小机器人胆怯地后退了一步，但还是毫不示弱地说了一大堆拒绝的话：“bDooo EE NGrwrri Op dbooDEEop！”

“R2，把礼物给他！”C-3PO 坚持道。有时候，R2 的脑子里真的只有 0 和 1。

不管怎样，R2 依旧毫不容让，它向比布·福图纳和 C-3PO 发出一连串的“哗哗”声和“嘟嘟”声，仿佛这俩家伙的思维程序都被抹除了。

C-3PO 最后点点头，其实它很不喜欢 R2 的回答。它向比布露出抱歉的笑容，“我的同伴说，我们的主人命令它只能将礼物交给贾巴本人。”比布考虑了一会儿，C-3PO 借机继续解释，“非常抱歉，我的同伴在这样的事情上似乎总是非常顽固。”它努力让自己的腔调充满轻蔑却又不失友爱，同时向自己的小同伴侧过头。

比布朝两个机器人打了个手势，示意它们跟上来，“Nudd chaa。”随后他便走回黑暗中。两个机器人紧跟在他身后，三个加莫卫兵摇晃着蠢笨的身体，继续在后面押送它们。

进入阴影深处时，C-3PO 对保持沉默的 R2 嘟囔道：“R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C-3PO 和 R2-D2 站在王座室的入口处向里张望。“我们完了。” C-3PO 悄声说道，第一千次地希望自己能闭着眼睛。

洞窟般的房间中挤满了各式各样、活力四射的宇宙渣滓。来自最低等行星系的奇异生物们痛饮着加了香料的酒精，浑身散发出呛人的臭气。加莫人、样貌扭曲的人类、贾瓦人——所有的怪物都沉醉在低级娱乐中，用粗鲁的行径炫耀着自己的卑劣。在房间的最深处有一座高台，坐在台上俯瞰着糜烂狂欢的正是赫特人贾巴。

贾巴的脑袋足有人类的三倍或者四倍大。他有一双黄色的爬虫类眼睛，蛇一样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黏腻的油脂。他没有脖子，只有层层叠叠的下巴一直向外扩张，最后和臃肿庞大的身躯融合在一起。塞满这具身躯的肥肉似乎只要再多那么一点点，贾巴就要炸裂开来了。两支几乎没有用处的短小手臂从他肥大的躯干上伸出来，左手的粗手指间僵硬地攥着一支水烟的吸嘴。他的全身都是光秃秃的——多种疾病的综合作用让他所有的毛发都脱落了。他也没有腿，肥胖的身体在肚皮以下渐渐变细，最后收缩成一根臃肿的长尾巴，搭在台子上，就像是一根发酵的面筋。他的嘴没有嘴唇，非常宽大，两个嘴角几乎一直咧到耳朵，口水不断从嘴角滴落。贾巴的身上充满了几乎所有令人厌恶的特征。

他的身边有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锁在一个哀伤而美丽的

舞女脖子上。女孩和福图纳属于同一种族，两根柔软秀美的肉质附肢从脑后垂下去，贴在肌肉线条清晰的裸露脊背上。她的名字是奥拉，满脸孤独和绝望地坐在台子的另一端，尽量远离赫特人贾巴。

在靠近贾巴肚子的地方坐着一只像猴子一样的小爬行类动物，它的名字叫萨拉舍斯·克拉姆，它从不放过贾巴手里和嘴里漏出的任何一点黏液，并且会带着恶心的聒噪声把它们全部吞下去。

从上方射下的光柱照亮了一部分醉醺醺的侍臣。王座室周围有数不清的凹室，那里只能看到一些蠢蠢欲动的影子。比布·福图纳带着两个机器人一直来到高台前。他走到贾巴的王座旁，略俯下身，在这个不断分泌着黏液的暴君耳边低语了几句。贾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线，然后发出一阵狂躁的笑声，示意两个被吓坏的机器人到他面前来。

“Bo shuda。”赫特人喘了一口气，又连续咳嗽起来。尽管他懂得多种语言，但为了保持尊严，他只说赫特语，也只接受别人用赫特语和他对话。

两个颤抖不已的机器人小心翼翼地站在让人恶心的暴君前，这个赫特人对它们最深层的知觉程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C-3PO 不断催促着同伴：“R2，口信，快说口信。”

R2 发出一阵哨声，一道光束从它的半球形脑袋中射出来，卢克·天行者的全息影像站在贾巴面前。很快，影像的高度就超

过了十英尺，年轻的绝地武士俯视着聚集在这里的怪物们。房间中立时安静下来。卢克巨大的身影让这里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压力。

“你好，尊贵的陛下。”全息影像对贾巴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卢克·天行者，绝地武士，索罗船长的朋友。请您听我一言，用汉·索罗的性命和我做一笔交易。”听到这里，整个房间中爆发出一阵哄笑。贾巴一挥手，立刻又没人敢笑了。卢克并没有停顿太长时间，“我知道您是强大威武的贾巴。您对索罗的怒火一定也非常强烈。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安排。为了表示我的善意，我在此赠送您一份礼物——就是这两个机器人。”

C-3PO 向后一蹦，仿佛被蜇了一下，“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

卢克继续说道：“……它们两个都是勤勉努力的机器人，会很好地服务于您。”说完这句，全息影像就消失了。

C-3PO 绝望地摇晃着脑袋，“哦，不，这不可能。R2，你播放口信的时候一定是出错了。”

贾巴流着口水大笑起来。

比布用赫特语说：“他要做交易，而不是战斗？他不是绝地。”

贾巴赞同地点点头，面带微笑，粗声粗气地对 C-3PO 说：“我不想做交易。我可不打算放弃我喜爱的装饰品。”然后，他转过头向王座旁边望去。借助昏暗的光线，C-3PO 看到那里的一个凹室中悬挂着一块紧贴墙壁的碳凝合金，汉·索罗就被冻结在合金

里。“千年隼号”船长的脸和双手从冰冷坚硬的金属中浮现出来，就像是岩石上的浮雕。

在一名加莫卫兵的看押下，R2和C-3PO郁闷地走过阴暗潮湿的走廊。走廊两边全都是小地牢，无以言喻的痛苦喊声从牢房中传出来，在岩石走廊中回荡，沿着这座没有尽头的地下墓穴一直传向远方。不时有一只手、一只爪子或者一条腕足从牢门的铁栅中伸出来，想要抓住这两个倒霉的机器人。

R2发出苦难深重的“哔哔”声，C-3PO只是摇了摇头，“卢克主人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是我做了什么错事？他从没有对我的工作有过不满啊……”

它们到达了走廊末端的一扇门前，门板自动滑开，加莫人卫兵把它们推了进去。它们一走进房间，听觉传感器里就立刻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噪声——齿轮相互啮咬的摩擦声、活塞头的撞击声、蒸汽在管线中的爆发声、引擎的蜂鸣声……一股股喷出的蒸汽让它们什么都看不清。这里要么是锅炉室，要么就是机器人的地狱。

一阵痛苦不堪的电子尖叫响起，仿佛有许多机械正在被撕裂。两个机器人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房间的角落里。一团团雾气中，一台EV-9D9正在走动，它是一个身材细瘦的类人机器人。不知为什么，C-3PO觉得这个又高又瘦的机器人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人类嗜好。9D9身后昏暗的影子里，一台捆在行刑架上的

机器人被扯断了双腿；另一台机器人被倒挂着，脚上紧贴着赤红的烙铁。C-3PO 刚刚听到的电子尖叫声就是它发出来的——它的金属皮肤熔化时，触觉电路产生了巨大的痛苦。这声音让 C-3PO 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体内的电路因为同情心的静电波动而发出一连串“噼啪”声。

9D9 在 C-3PO 面前停住脚步，张开两只螯状手，很是满意地说：“啊，新货色。我是 EV-9D9，机器人主管。你是一个礼仪机器人，对不对？”

“我是 C-3PO，人机关系……”

“回答我是或者不是。”9D9 冷冷地说道。

“呃，是的。”C-3PO 回答道。现在它明白了一件事，面前这个机器人很难打交道——这家伙会竭尽全力证明自己非常厉害，比其他所有机器人都厉害。

“你会说多少种语言？”9D9 继续问道。

好吧，C-3PO 决定不向这个对手示弱。它调动起自己最庄严高贵的语音介绍道：“我可以流利地使用超过六百万种交流方式，并且能够……”

“太棒了！”9D9 高兴地打断了它，“我们的上一个礼仪机器人因为说错话被主人裂解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都没有再找到一个翻译器。”

“裂解！”C-3PO 哀嚎一声，所有的礼仪和尊严都被它丢到脑后去了。

9D9 对一个突然出现的猪头卫兵说道：“这个家伙会非常有用。给它找一个抑制螺栓，然后带它回主觐见室去。”

卫兵哼了一声，恶狠狠地将 C-3PO 向门口推了一把。

“R2，不要离开我！” C-3PO 高声喊道。但卫兵已经抓住它，很快就把它拖走了。

C-3PO 离开的时候，R2 发出一阵悠长而哀伤的喊声。然后，它转向 9D9，发出一大串义愤的“哗哗”声。

9D9 笑了，“你真是个不安分的小家伙，不过你很快就会懂得什么是尊敬了。主人的风帆游艇上需要你。我们的几个宇航机器人最近都消失了——很可能是被偷走拆成零件了。相信你能补上它们的空缺。”

行刑架上的机器人又发出一阵高频惨叫，浑身爆发出一阵火花，然后彻底沉寂了。

赫特人贾巴的宫廷里充满了邪恶的狂欢气氛。美丽的奥拉被铁链锁住，正在房间中央翩翩起舞。迷醉的怪物们一边欢呼，一边相互叫骂。C-3PO 小心地躲在王座后面，竭力让自己低调一些，同时注意躲避被扔过来的水果和滚过来的人。作为一名礼仪机器人，它在这个没有任何礼仪的地方除了谨小慎微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贾巴斜着眼睛，透过水烟的烟雾看着奥拉，招手示意她坐到自己身边来。女孩立刻停止舞蹈，眼睛里流露出恐惧，一边摇头

一边向后退去。她显然曾经体会过这种邀请所带来的后果。

贾巴发怒了。他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指着身边台子上的一个位置，向女孩吼道：“Da eitha！”

奥拉更加用力地摇着头，脸上写满了恐惧，“Na chuba negatorie。Na！ Na！ Natoota……”

贾巴的脸色沉了下来，恼恨地一指奥拉，“Boscka！”随后按下下一个按钮，并松开了奥拉的铁链。不等女孩逃走，地面上的一道隔栅暗门打开，女孩坠入了一个深坑。暗门立刻关闭如初。片刻的寂静之后，是一阵如同雷鸣般的低吼，紧跟着一阵惊悚万分的尖叫，随后又是一片静默。

贾巴大笑着，口水不断从嘴里流出来。几个嬉闹狂欢的家伙跑过来，透过隔栅向下窥望，观赏那名青春舞女的死亡。

C-3PO 将身子缩得更紧了，看着被碳凝的汉·索罗，似乎是想求助于那个挂在墙上的浮雕。看来我要同这个没有半点礼仪概念的人打交道了，这个礼仪机器人苦闷地想。

一阵极不自然的平静突然笼罩了整个房间，也打断了 C-3PO 的遐想。C-3PO 抬起头，看到比布·福图纳正挤过人群向贾巴走来。他的身后跟随着两名加莫人卫兵，还有一个戴头盔、披斗篷、形貌凶恶的赏金猎人，后者正牵着他的战利品——伍基人丘巴卡。

C-3PO 惊呼一声：“哦，不！丘巴卡！”前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凄凉了。

比布指着赏金猎人和他的俘虏在贾巴的耳边嘀咕了几句。贾

巴认真地听着。这名赏金猎人应该是人类，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一条子弹带斜挎在他的短上衣外面，头盔将面孔完全遮住，眼部留有一道缝隙，让人觉得他仿佛能看穿一切。他深鞠一躬，用流利的尤贝斯语说：“你好，威严的陛下，我是博什。”他的话音里充满了金属质感。尤贝斯人是游牧种族，为了适应故乡行星稀薄的大气，他们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语言。

贾巴用同样的语言作出回答，不过他的尤贝斯语僵硬而缓慢，“终于有人把强悍的丘巴卡给我带来了……”他想要继续说话，却似乎是忘记了一个词该怎么说，于是他发出一阵怒吼般的笑声，转向 C-3PO，用沉闷的声音问道，“我的交谈机器人在哪里？”看到他招手，谦卑拘谨的机器人不情愿地服从命令，走了过来。

贾巴带着不错的心情命令 C-3PO：“向我们的佣兵朋友表示欢迎，问问他这个伍基人售价是多少。”

C-3PO 向赏金猎人翻译了贾巴的话。博什仔细地听着，同时审视着房间中各式各样的凶野怪物，寻找着可能的出口、可能的人质，以及各种弱点。他对站在门旁的波巴·费特尤其注意——正是这个带着钢制面具的赏金猎人擒获了汉·索罗。

博什很快对这里的状况作出了评判。然后，他用母语平静地对 C-3PO 说：“我要五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C-3PO 低声将这段话翻译给贾巴听。巨大的赫特人立刻被激怒了，又长又肥的尾巴一挥，就把金色机器人敲到了王座下面。C-3PO “咣当”一声倒在地板上，它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

因为它完全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正确的礼仪应该是怎样。

贾巴用充满喉音的赫特语咆哮起来。博什将自己的武器移到了一个更顺手的位置。C-3PO叹了口气，挣扎着回到王座旁，让自己镇定下来，用不算很严谨的方式向博什翻译了贾巴的话。

“他只会出两万五……” C-3PO 说。

贾巴示意猪头卫兵们带走丘巴卡。两名贾瓦人挤到了博什面前，波巴·费特也举起了枪。贾巴又让 C-3PO 翻译：“两万五千，再加上饶你一命。”

C-3PO 翻译了。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感到紧张不安。终于，博什用不高的声音向 C-3PO 说：“告诉那个肿胀的垃圾袋，他必须表现得更好一点，否则他们就要从这个洞里的每一个缝隙中把他带着臭味的皮抠出来。我的手里正拿着一只热能榴弹。”

C-3PO 突然注意到了博什一直藏在左手中的那颗小银球，并且听到了一种很是可怕的微弱蜂鸣。礼仪机器人紧张地看看贾巴，然后又回头望向博什。

贾巴向机器人吼道：“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C-3PO 清了清喉咙：“伟大的陛下，他，呃……他……”

“快说话，机器人！”贾巴心中的怒火正越烧越旺。

“哦，天啊！”C-3PO 焦急地喊道，它在心中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然后用完美无瑕的赫特语对贾巴说：“博什向崇高的陛下表示敬意，但他不同意您的提议，恳请您重新考虑出价……否则

他将放开手中的热能榴弹。”

房间中立刻响起一阵窃窃私语。所有人都后退了几步，仿佛这样就能躲避开那颗榴弹一样。贾巴盯着赏金猎人手中闪着红光的银球。围观的人群很快又陷入了沉默。

贾巴用凶恶的眼神盯着这名赏金猎人，几秒钟后，巨大丑陋的嘴上缓缓漾起一丝满意的狞笑，笑声也从他那塞满坏脾气的大肚子里喷出来，就像是泥潭里涌出的沼气，“这个赏金猎人是和我一样的恶棍，有胆子又有创意。告诉他，三万五，不能再多了——再警告他，不要滥用他的运气。”

局势的突变让 C-3PO 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把贾巴的话翻译给博什。所有人都紧盯着赏金猎人，等待他的反应，许多枪口对准了他。

博什松开热能榴弹上的一个开关，闪烁的红灯熄灭了。他点了一下头，回答道：“Zeebuss。”

“他同意了。” C-3PO 对贾巴说。

人群发出欢呼，贾巴也放松下来。“来吧，我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庆祝中。我也许还能为你找到一份工作。” C-3PO 进行了翻译。房间中的怪物们又开始了堕落的狂欢。

丘巴卡被加莫人牵走的时候发出了一声低吼。他很想打爆这些卫兵的脑袋，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丑了，而且丘巴卡也想让这里的人明白真正的伍基人是什么样子。但在门旁边，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一个人类，戴着一副用洞穴猪的牙做装饰的半

脸面具，身穿小艇卫队制服——兰多·卡瑞辛。丘巴卡没有流露出任何遇到老相识的样子，也没有对牵着他走出房间的卫兵做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兰多在数月前就渗透进这个蛆虫的巢穴中，试图寻找机会解救索罗。他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觉得汉会陷入困境是他的责任——他这样想倒也不算错——所以他想作出补偿。当然，前提是他自己不要受到伤害。作为一名海盗，混进这里对兰多而言不是什么问题，伪装身份正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兰多想要成为汉在义军同盟中的伙伴。义军们正在全力以赴地打击帝国，而这正是兰多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帝国警察已经扰乱他的生活太多次了，现在他要以牙还牙。而且，兰多喜欢和索罗身边的那些人在一起，现在帝国遇到的一切麻烦似乎都是他们造成的。

第三，莱娅公主请求他帮忙，他没办法拒绝一位向自己提出请求的公主。而且，说不定终有一日，莱娅会用他想不到的方式感谢他。

最后一点，兰多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打赌，汉是不可能从这个地方被救出去的——而对于赌博，兰多从来都无法抵抗。

所以，他利用这段时间仔细观察。观察并计算，这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他看着丘巴卡被牵走，隐没在这座岩石洞窟中。

乐队又开始演奏。这支乐队的领班是一个名叫马克斯·里博

的爵士幽鸣乐手，有着蓝色的皮肤和一对低垂的长耳朵。舞女们在房间中四处游走。一帮谄媚的怪物大呼小叫，继续用酒精麻醉自己的脑子。

博什靠在一根柱子上，审视着这个房间。他的目光冷冷地扫过贾巴的宫廷，将舞女、吸烟者、杂耍艺人和赌徒们全都看在眼里……最终，他的目光与房间对面另一道同样冰冷且从容不迫的目光相遇。波巴·费特正在看着他。

博什微微动了一下身体，把手中的枪抱在臂弯里，像是抱着一个心爱的孩子。波巴·费特依旧一动不动，但博什能够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在那副凶恶的面具后露出的傲慢冷笑。

猪头卫兵牵着丘巴卡走过阴暗的地牢走廊。一条盘绕的腕足从一扇牢门后伸出来，碰到了正在生闷气的伍基人。

丘巴卡怒吼一声，腕足立刻缩回了牢房。

旁边的一道牢门打开了。没等丘巴卡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猪头卫兵合力推进了牢房。牢门重重地关上，把他封锁在黑暗中。

丘巴卡扬起头，发出一阵痛苦的长号。这吼声穿透整座钢铁和沙砾堆积成的山岳，一直冲上浩瀚而平静的天空。

王座室变得安静、黑暗而且空旷，夜色已经充满了房间每一个角落。血、酒和口水污染了地板。在破碎的家具下蜷缩着一些一动不动、失去知觉的家伙，他们身上的衣服也都被

撕成了碎片。狂欢派对结束了。

一个人影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挪动着脚步，不时隐身在立柱和雕像后面，暂停移动。他沿着房间的边缘悄悄走过一个正在打鼾的牦牛脸。自始至终，这个名叫博什的赏金猎人都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博什走进一处带帐幕的凹室。封固汉·索罗的金属块就靠力场悬挂在他面前的墙壁上。博什机警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然后拨动碳凝合金棺材边的一个开关。力场的蜂鸣声减弱了，沉重的金属块缓缓降落到地面上。

博什走上前，端详着太空走私贩被冻结的脸。他好奇地伸手摸了摸索罗被碳凝的面颊，仿佛那是一块罕见的珍宝，它是冷的、硬的，就像钻石一样。

博什仔细研究着合金块侧面的控制器，然后打开了一系列开关。他略带犹豫地看了眼面前这座活雕像，便拉下脱碳凝控制杆。

碳凝棺材开始释放出一种高频声波。博什再次略带焦虑地扫视四周，确定没有人听到这声音。慢慢地，覆盖索罗面孔的硬壳开始融解。没过多久，索罗身上的碳凝金属也开始消失。他在抗争中高举起的双手获得了自由，落回到他的身侧；他的面孔脱下了死亡面具，松弛下来。博什将这具依然看不到生机的躯体从碳凝棺材中抱出来，温柔地放在地上。

戴着可怕头盔的博什凑到索罗面前，仔细倾听索罗体内生命的迹象——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但突然间，汉一下子睁开眼睛，

咳嗽起来。博什将他扶稳，竭力让他安静下来。附近可能有卫兵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别出声！”他悄声说道，“放松。”

汉眯起眼睛，想看清面前这个模糊的身影，“我看不见……出了什么事？”他在这颗沙漠行星上已经被冻结了六个月。度过这一段对他而言几乎相当于永恒的时间后，他当然会感到十分茫然。这是段极为残酷的经历——在似乎没有尽头的禁锢中，他想要呼吸，想要移动，想要喊叫，他每时每刻都是清醒的，但感到的却只有痛苦的窒息。现在，他觉得自己又突然落进了一个喧嚣、黑暗和冰冷的深坑中。

大量信息通过所有的感官骤然向汉袭来。空气仿佛在用上千颗冰冷的牙齿啮咬他的皮肤；风吹过他的耳朵，带来飓风般的咆哮；混乱的方向感让他找不到哪里是上；无数种气味充满了他的鼻腔，让他想要呕吐；他不能阻止口水流出嘴角；全身的骨头都疼痛难忍——然后，各种影像纷至沓来。

他的童年，他的最后一顿早餐，他的二十七次走私冒险……他一生中所有的图景和记忆仿佛全被压缩在一个气球里，然后猛然炸开，一下子都释放出来，毫无次序可言。这种过载的感觉——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超量的记忆——几乎彻底压垮了汉的神智。在脱碳凝后的最初几分钟里，有些人会变成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他们再也无法将人生中上百亿个独立场景重新组合成连贯的、可以随时摘选的记忆。